

过程哲学视角下的长信宫灯生成研究

陈思琦,江牧

苏州大学 艺术学院,苏州 215123

摘要:以怀特海提出的过程哲学为立足点,分析长信宫灯的生成,用以小见大的方法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将过程哲学存在性范畴中的概念引入长信宫灯这一物体中,并将研究点着重放在其生成过程上。提出以动态共生的过程思维去观察器物本身,将重点从以往的“研究其生态环保”转向各“现实存在”通过“摄入”促成“聚合体”生成这一过程中来。以相对广阔的视角,从历史的流动性角度去分析材料、工艺以及对其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从动态共生的生成角度去研究长信宫灯。长信宫灯作为一件器物,是一种存在,是多种现实存在摄入共生的结果。每一个选择都会促成不同的生成,器物如此,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是如此,要从动态共生的思路看待发展。

关键词:长信宫灯;过程哲学;聚合体;现实存在;摄入

中图分类号:J5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6946(2019)01-0050-04

DOI:10.19798/j.cnki.2096-6946.2019.01.008

长信宫灯(见图1)作为“中华第一灯”,吸引了众多学者对其精美的形态、精湛的工艺、精巧的工作原理等进行研究。长信宫灯的工作原理见图2。本文将研究重点放在其生成过程上,以怀特海提出的过程哲学为立足点,将过程哲学存在性范畴中的概念引入长信宫灯这一物体中。以动态共生的视角,分析长信宫灯的生成,用以小见大的方法,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

1 过程哲学存在性范畴中的三个概念

过程哲学是怀特海创建的新哲学系统,相比西方诸多传统哲学思想有所创新。怀特海本人以其广阔的学科知识为背景,以数学、逻辑学等为基础,创建了过程哲学这一开拓性的哲学领域。他创立的哲学体系从本体论、实在论中跳脱出来,将存在物作为生成过程的产物。其著作《过程与实在》中阐述:“一个现实存在是如何生成的,构成了这个现实存在是什么;因而现实存在的这两种描述方式并不是互不相干的。现实存在的‘存在’是由其‘生成’所构成的。这就是‘过程原理’^[1]。”

1.1 聚合体

聚合体是各种现实存在的集合,这些现实存在由于互相摄入而构成关系性的统一体,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由于它们的相互客观化而构成关系性的统一体^[1]。“现实存在”是构成存在物的元素。从狭义上看,构成长信宫灯的是青铜材料、器物形态与器物功能;从过程角度看,则可将长信宫灯这一存在理解为青铜冶炼技术、手工业发展等当时社会现实存在的各种条件动态共生而成的,它更侧重过程而非结果。实际存在物是一个过程,这里存在着从状态到状态的生长;存在着整合与再整合的过程^[2]。这样一来,整个宇宙,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的生命,都是由各种实际存在物的发展过程所构成的一条历史轨迹,它在相当程度上是前后相承的^[2]。

1.2 现实存在

在过程哲学中,将“现实存在”作为构成过程的最小单位,也将其称为“现实生成”。在由杨富斌所译的

收稿日期:2019-08-21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17BH156);2017-2018名城名校融合发展战略项目;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陈思琦(1995—),女,黑龙江人,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硕士生,主攻工业设计历史及理论。

通信作者:江牧(1971—),男,江西人,博士,苏州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工业设计历史及理论研究。



图1 长信宫灯



图2 长信宫灯的工作原理

《过程与实在》版本中,更多地以“现实存在”表达这一概念,在其他版本中也称为“现实实有”等。“现实实有”亦称“现实缘现”,是构成世界的终极实在事物^[3]。在现实实有背后不可能找到任何更实在的事物……这些现实实有都是复杂且互依的点滴的经验^[3]。长信宫灯之所以为长信宫灯,是每一个现实存在的确定性发展所形成的不可回避的事实。比如,铜有可能被铸造成长信宫灯,但长信宫灯对于铜来说仅仅是一种可能,在铸造成长信宫灯后,才成为了一种现实。现实世界是由现实发生所构成的,根据本体论原理,在“存在”的任何意义上存在的任何事物,都是从现实发生中抽象出来而产生的^[4]。铜铸成宫灯便是在青铜冶炼铸造这一现实发生中,由社会文化等现实存在因素抽象而来的。

1.3 摄入

“摄入”是怀特海独创的概念,表示一个现实发生被继生的现实发生所摄入。把一个实际存在物分解成为各种“摄入”,是一种展示最具体的、存在于实际存在物的本性之中的那些成分的分析方式……实际上,一个实际存在物所具有的任何一种特征,都可以通过某种摄入而被再现出来^[5]。分析长信宫灯的生成,就是分析构成这一存在的摄入关系,从动态的角度来观察长信宫灯的特征所反映出的时代背景。

2 长信宫灯对过程哲学中概念的引入

2.1 长信宫灯作为聚合体

长信宫灯是一件独立静止的器物,这是通过总结日常经验所得出的预设的发生性思维,由于本体论与实在论,使器物的本质落脚在了器物本身上。然而纵观世界,由宇观至微观都是动态的,经典的“蝴蝶效应”

理论也论证了世事万物丝缕相连,而不是孤立静止的。生物的进化、时代的发展等也表明万事万物间是相互影响,共创共生的动态过程关系。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明确地批判了所有本体论或实在论上的实体观,他认为世界在本性上或本质上既不能归结为物质实体,也不能归结为精神实体……任何事物要成为现实的存在,就要成为一个过程^[6]。因此,从过程哲学的角度来看长信宫灯这一存在,更应该从它的生成来进行深层次的剖析,基于更广阔的角度去认识长信宫灯的价值意义。

长信宫灯作为聚合体,是现实存在的彼此摄入、相互关涉。如果单纯地将长信宫灯作为一件青铜灯具,从整体、静止的视角研究,应更加注重其器型、结构,或将古代朴素的生态思想当作现代生态理念加以研究。如将其带入过程哲学的聚合体概念,把决定其“存在”的“生成”条件作为现实存在,把现实存在间的动态共生关系理解为摄入关系,则可通过以小见大的方式,从过程哲学的视角切入,创新性地研究长信宫灯这一聚合体。

2.2 构成长信宫灯的条件

长信宫灯作为聚合体概念,在一定条件下,是由互相关联、协同作用的现实存在,如材料、技术、社会背景等构成的。各现实存在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动态共生关系,它们的协同作用催生了当时人们的创造活动。构成聚合体的现实存在间具有内在联系的不确定性,决定了聚合体的根本特征是活动,活动表现为过程,而过程反过来体现了在现实存在间的不确定性的变化、活动。各现实存在独立的纵向时间发展与横向的动态共生关系交接成一个面,长信宫灯这一聚合体就是位于这一面上各现实存在动态共生过程中的体现之一。

2.2.1 青铜冶炼技术

长信宫灯作为存在的事物,是由各个领域的现实发生中的节点组成。青铜灯具发展到汉代达到了鼎盛,青铜冶炼技术这一现实发生是基础构成因素。史前文化的人类畏惧自然,为了生存,他们集体采集、狩猎。在漫长的时间历程中,祖先们总结经验,为生存创造了工具。旧石器时代主要以打制石器为主,发展到新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这不仅是制作工具方式的简单变化,而且是人们精细加工意识的体现。新石器时代承载了各种功能的农具种类繁多,也可以说明农业逐渐向精耕细作发展,从而产生了对功能性农具的需求。耕作效率与产量的提升使得对储存器、蒸煮器的需求应运而生,加上人类对火的进一步掌控,也催生了新石器时代陶器、铜器的出现。虽然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属于铜石并用时代,但是铜原料较少,且不易开采。当时处于冶铜技术初期,一般冶炼的红铜硬度较低,因此多用来制造小型器具。铜石并用时代是新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时期,铜器还不能完全取代石器。在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则标志着当时已经进入青铜时代,从现实存在间的动态共生这一角度分析,经过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发展,人们开始追求比陶器功能更加丰富的青铜器。青铜冶炼技术从此在纵向的时空流中日益成熟。

2.2.2 “百工”时代背景下的加工工艺

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之后经过商朝的颠覆,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呈上升趋势,到周朝,已可称为强盛的奴隶制王朝。《周礼·考工记》开门见山:“国有六职,百工与居一焉。”奴隶制社会时期,皇权的统治加强了手工业劳动与农业劳动的大规模分化。“百工”是直接为皇室服务的手工匠人,由他们精良的加工技艺制作出的精致器物成为了高贵王权的象征。工匠的加工技艺精良与青铜材料的冶炼之间是一种摄入关系,每一种摄入都是由三个因素构成的:(1)从事摄入的“主体”,即以这种摄入作为具体要素的现实存在;(2)被摄入的“材料”;(3)“主体性形式”,即这个主体是如何摄入那些材料的^[1]。工匠们服务皇室的手工艺成为从事摄入的主体,将青铜的冶炼、加工以“材料”的概念摄入,经过千百年的经验积累,得到了青铜原材料的加工技艺。

2.2.3 政局稳定促进手工业发展

从事手工业的工匠得以造就长信宫灯这样的精致器物,决定其生成的现实存在不仅仅是青铜冶炼技术与工匠技艺的配合。商建国之初,汤汲取夏桀亡国的

教训,宽以治民。至第四代王太甲,《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这体现了商的政局安定、百姓祥和,是促进和发展手工业、农业的有利条件。在历经九世之乱后,商逐渐衰败。盘庚迁都于殷,利用宗教等手段稳定了政局,振兴了经济,为接下来的武丁盛世打下了基础。武丁继位后励精图治,社会生产水平日趋增长,青铜业出现了三元合金的突破性进展,青铜器物数量大增,甚至还出现了后母戊鼎这样的恢弘之作。西汉初年开始施行“修生养息”的政治策略,在董仲舒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背景下,极大程度上放弃了前朝严苛的惩罚制度,以德治国,这为手工艺工匠们摸索、创新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更好地将技艺去芜存精。把青铜器的进化发展作为从事摄入的主体,将政治局势稳定以“材料”的概念摄入,加上国泰民安的社会环境,这些促成了造就长信宫灯这一聚合体的关键性因素。

3 构成长信宫灯现实存在间的摄入

3.1 现实存在的摄入过程

单一的现实存在无法构成一个聚合体,摄入是聚合体生成的重要途径。长信宫灯作为“中华第一灯”,首先,离不开器物本身,即青铜材料的冶炼技术。其冶炼技术的进步也推动了加工技艺的逐渐精良,而加工技艺取决于工匠,工匠的技艺精良是在政治局势稳定的基础上,再加上国泰民安作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先决条件,成就了社会的繁荣,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对器物功能本身与器物象征意义的需求有所增加。这些现实存在的共同作用决定了诸如长信宫灯此类精美器物的出现,并且这些现实存在就是点滴的经验,它们既错综复杂又相互独立^[1]。由此可见,现实存在间存在着发展性的摄入关系。

实有通过摄入成为自己,“实有的本质仅在于它是摄入的东西这一事实”^[2]。上述的现实存在在彼此摄入构成长信宫灯的同时,也通过摄入成为了现实存在。青铜器通过冶炼技术的精良、手工业发展的需求等决定性因素而形成。在这个过程中,青铜器本身扮演着多种角色,它不仅是冶炼技术精良的因、手工业发展需求的果,而且仍然保持着同一性。因此,青铜器作为现实存在,是一种自我创生的过程,创生过程中将因素整理、转化,达到具有连贯性的作用,促使其在生成

的过程中成为其本身。

在青铜器的自我创生过程中,冶炼技术起了作用,它在青铜器材料的发展过程中客观化。同样,当时政治局势的稳定对手工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政治局势稳定在手工业发展过程中客观化。在青铜器、手工业发展等现实存在的自我创生过程中,被客观化的客体发挥了作用,说明在长信宫灯这一聚合体的形成过程中,不仅有器物的创作,而且有一种构建自我、合生的最后阶段。这一最终阶段名之曰“满足”,是一种复杂的、确定的感受^[6]。在器物的生成过程中,新的摄入整合、取舍先前的摄入,生成了新的摄入。在长信宫灯的生成过程中的每一个现实存在,不论其自身与其他环境、物体的摄入关系有多么复杂,在最终的“满足”阶段,都具有为长信宫灯这一主体服务的功能作用。

构成聚合体的各现实存在间存在“摄入”关系,在长信宫灯上可被理解为,长信宫灯作为摄入主体,将各现实存在凝结为实在。当然,长信宫灯得以存在还有无数的潜在因素影响。它是现实存在动态共生的综合体,在时空流中,可以作为器物得以保存千年;而在事件流中,只是事件过程的基本活动的一次暂时选择。

3.2 促成摄入的“主观目的”

怀特海将使一个机遇最终如是的东西称之为“主观目的”,强调机体之所以为机体,是在主观目的成为其自身内在冲动的作用下,控制事物在自我形成的过程中摄入何种决定性因素。在过程哲学中,怀特海认为主观目的是神意。有学者认为这样的论调更多的是为上帝的存在做论证。这与老子的玄牝之门、道法自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道可以理解为过程哲学意义中的实际存在物,从道生万物的中国道家智慧来看,笔者认为促成长信宫灯功能的主观目的是古代工匠受启发于自然,这是学习自然现象的结果。两河流域时期,人们已经学会烧砖。有学者猜测,因为古人惊奇地发现,土坯砖房在经历火灾后,砖体变得坚实牢靠,所以开始烧砖。那长信宫灯以水滤尘的设计可否大胆地猜测是由沙尘暴后的大雨荡涤烟尘,使人们重见天日所得到的设计灵感呢?西方哲学家说是神意指示;中国智慧则指向自然。这是古人学习了大自然的规律与智慧,将其以人的意志转化,使其为人所用。

4 结语

长信宫灯是人与自然相处模式的一种体现,是古代朴素的生态思想。原始时代的造物大多是为了生

存,从图腾崇拜、神话崇拜、原始巫术等,都是人类对自然的畏惧,是一种畏存的状态。春秋战国到近代的农业时代、手工业时代,人对神性、人性、物性的思考体现在了造物中,人与自然更多的是一种和谐共处,是一种适存的状态。工业革命后,物质上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人对自然体现出来的更多是侵略性,认为人是自然的主宰,是一种优存的状态。在物质丰富的今天,人们必须深切意识到所作的每件事,都会成为一种现实存在。更应警觉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作为现实存在,或与其他现实存在有无数种摄入关系,导致无数种聚合体形成的可能。

从过程哲学视角分析,长信宫灯生成的意义在于从过程思维理解其生成条件。长信宫灯被创造是过程的,人类未来世界被创造同样是过程的。过程并不是周而复始的圆圈运动,而是螺旋式上升的演进^[7]。怀特海坚持在本体论意义上,过程就是实在,实在就是过程,系统的根本特征就是活动,活动表现为过程,即从状态到状态的生长,从整合到整合的过程^[7]。用以小见大的方法,从过程哲学中,不仅以狭义的角度来分析现实存在摄入得到长信宫灯,而且应从广义的角度去反思认知人与自然的关系。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克服了现代思想中心物、主客、思辨与现实的二元对立与分裂,为生态伦理建设提供了人与自然合一的基础^[8]。人与整个自然界的关系,如同组成长信宫灯的各现实存在间的摄入般,都是动态共生的关系,牵一发而动全身。

参考文献

- [1] 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 过程与实在[M]. 杨富斌,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 [2] 杨芳,阳黔花. 怀特海机体哲学的基本思想[J]. 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4(5):45-50.
- [3] A. N. 怀特海,艾彦. 怀特海过程哲学观概要[J]. 世界哲学,2003(1):2-19.
- [4] 但昭明. 机体生成之道[D].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9.
- [5] 王立志. 怀特海的“摄入”概念[J]. 求是学刊,2013,40(5):33-38.
- [6] 恩斯特·卡西尔. 人论[M]. 甘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 [7] 江牧. 工业产品设计安全原则[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 [8] 曹静. 论怀特海过程哲学的生态伦理意义[J]. 中州学刊,2010(6):146-148.